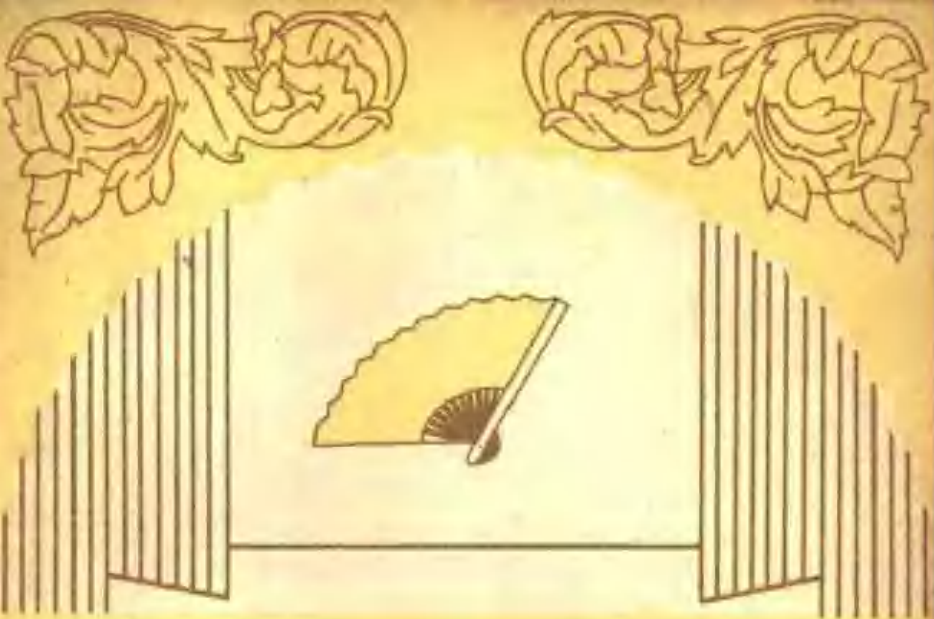




不可抵挡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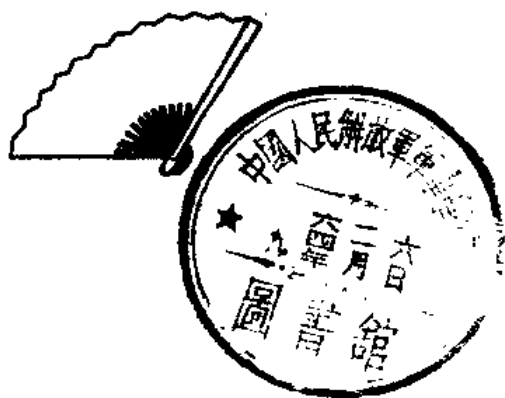


2 038 1098 3

相 声 集

不 可 抵 挡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农 村 讀 物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 內 容 說 明 ·

这个集子編入了五篇相声。《不可抵擋》說的是福建前綫我軍对金門島蔣軍的宣傳攻勢。我軍利用广播筒向金門发射宣傳彈，打得蔣軍官兵軍心离散，士气消沉。敵軍千方百計，无法抵擋，末了弄出来一个“喇叭花儿”，也被我們打跑了。《一等于几》不是算数学，而是通过算大賬、算細賬的方法來說明提倡一厘錢精神和充份發揮主观能动性的偉大意义。《醉酒》諷刺酗酒的醉汉。《釣魚》諷刺吹牛皮的人。《黄半仙》是傳統段子。諷刺封建社会皇帝、官僚的昏庸愚昧并揭露算卦人奸詐詭騙的謎底。

不 可 抵 擋 (相声集)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

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1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3}{4}$ · 字数 27,000

1963年11月第1版 ·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印数 00,001—50,000

統一书号: T10168 · 23

定价: (四) 一角四分

目 录

不可抵挡 (对口相声)	章 明 (1)
一等于几 (对口相声)	赵連甲 (18)
醉酒 (对口相声)	侯宝林 (29)
釣魚 (对口相声)	郭荣起述 (37)
黄半仙 (单口相声)	馮不異、孙秀汶 (41)

不可抵挡

(对口相声)

章 明

甲：相声是語言的艺术。

乙：不錯。

甲：語言的力量相当大。

乙：对。

甲：有些語言就像春天刮的風一样。

乙：对，所謂“知心話儿暖人心”嘛。

甲：哎！还有些語言哪，就像夏天的大雨一样。

乙：对，所謂“快人快語”嘛。

甲：还有些語言哪！就像一剂良药，叫你吃了能治好病。

乙：对，“苦口婆心，治病救人”嘛。

甲：哎！还有些語言就像炮彈。

乙：对！（奇怪）啊！就跟炮彈一样？

甲：一張嘴就能爆炸。

乙：有这种語言嗎？

甲：有，我就能說这种語言。

乙：噢，您就能說这种語言？那……您先离我远点儿吧！

甲：什么意思？

乙：回头一說話，我先挨一炮彈受得了嗎？

甲：这种語言，得分在什么地方說。

乙：噢！什么地方說呢？

甲：戰場上。

乙：戰場上？

甲：哎！

乙：那咱們打仗就省事了。

甲：太省事啦！

乙：让你到前沿陣地一站，冲着敌人一說話，敌人就滿趴下啦！这倒省武器。

甲：也得帶着另外的武器。

乙：什么武器呀？

甲：（用手比划）一般說这么大个儿。

乙：重炮！

甲：这么长。

乙：火箭？

甲：后头还有两根小辮儿。

乙：嗯！是新式武器，沒瞧見過。

甲：誰都看見过。

乙：叫什么名字呀？

甲：广播喇叭。

乙：喇叭筒儿啊！你们用喇叭筒儿打仗？

甲：对。我们是对敌广播组。我们通过广播，介绍我党我军的政策，介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传递蒋军家属的信件，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我们的宣传就是炮弹，飞到敌人心脏里去，“咣！”爆炸！

乙：这么一说，威力还挺大呀！

甲：威力大得很，而且是无法防御，不可抵挡。我现在就给你演习一下。

乙：等会儿吧！回头一爆炸受得了吗？

甲：嗨！我这个不是实弹演习。

乙：不爆炸呀！

甲：啊！我给你学学我们怎么广播，敌人怎么个狼狽相。咱们这喇叭响啦：（作广播状）“金门岛蒋军官兵注意，今天是双日子，我军不打炮，你们可以出来晒晒太阳。”你再用观测镜一看，蒋军官兵像一窝蜂似的都出来了。

乙：还真听话！

甲：出了洞之后，有的捉虱子儿，有的倒尿盆儿，有的在太阳地儿打盹儿，有的托着腮帮子出神儿。

乙：那是干嘛？

甲：想家啦！

乙：他们的家乡在大陆呵。

甲：这时候咱們又接着广播：“金門島蔣軍官兵注意，特別是河南蔣軍士兵注意，我們今天給你們介紹河南建設的新面貌。”有个蔣軍士兵叫王黑子，一听就高兴了；（学河南方言）“好啦，好啦，你們別說話啦！介紹我們河南情况啦。”

乙：王黑子就是河南人。

甲：旁边有一个不乐意啦！“河南怎么啦！昨儿个介紹我們河北，河北建設的多好哇！”

乙：他是河北人。

甲：旁边又有一个不乐意啦：（学上海話）“阿拉上海也勿錯。”

乙：上海人。

甲：正說着哪，打那边过来个排长，外号叫“狗食”。

乙：这外号实在不怎么样。

甲：“你們干嘛哪？你們在这儿开夸家乡晚会哪！这要让上司听見受得了嗎？”掏出哨儿来，“噶儿噶儿！”“集合！”

乙：集合干嗎？

甲：“立正！向右轉！跑步——走！”

乙：出操。

甲：什么出操，他让这些士兵們跑，跑累啦，就顾不得听广播了。

乙：怨不得这小子叫“狗食”哪！

甲：一会儿工夫跌下一大半。

乙：怎么？

甲：蔣軍士兵个个都胡子一大把了，天天挨打受罵，見不着太阳，吃的又是发霉的美国面粉，成天跑肚拉稀，經不起这么折腾呵！

乙：沒有勁儿啦！

甲：狗食排长用大皮靴踢：“起来！跑！”“哎哟，排长，我爬都爬不起来了！”“剛才听見了广播沒有？”“报告排长，听見了。”“听見了！混蛋，起来跑！”“那我们什么……什么也沒听見！”“沒听見？行啦，解散吧！”

乙：不跑了？

甲：什么也沒听見哪！

乙：这倒干脆！

甲：剛一解散，打那边过来一个营长。这小子更厉害，找着排长，啪、啪就是两嘴巴，（河南方言）“混蛋！你纵容士兵偷听共軍的广播！这样叫美国顧問先生听見了怎么办？士兵們回头一掉轉枪头子，俺受得了嗎？”

乙：这小子也害怕了。

甲：“下次再让听，把你枪毙喽！”“是。”“方才共軍广播的什么？”“报告营长，我什么也沒有听見。”“混蛋！我叫你听見你就可以听見！”

乙：这都什么脾气呀？

甲：“……下次再播河南的新聞，打電話報告我！”

乙：干嗎？

甲：“我也來听听！”

乙：他也想听听家鄉的消息！

甲：就是啊！等營長一走，當兵的在地洞里直罵：“什麼玩意兒，老臥地洞，見不着陽光！”本來病號就多，這樣一來就更多了。敵人的特務機關開動腦筋，想了一條“妙計”。雙日子可以出洞啦！

乙：什麼“妙計”？

甲：一個班發一套鑼鼓。

乙：要唱戲！

甲：不，叫當兵的一出洞就敲鑼打鼓，這不就聽不見廣播了嗎？排着隊轉圈兒打，（模仿鑼鼓聲）
咚咚咚咚咚！鏘鏘鏘鏘鏘！

乙：這個熱鬧！

甲：（繼續模仿鑼鼓聲，漸漸地變成了秧歌點子）

乙：怎麼打起秧歌點子來了？

甲：我們那兒廣播東北大秧歌，蔣軍上兵不知不覺就跟着扭起來了。

乙：這巧勁兒。

甲：狗食排長一聽：“別打啦！這打着打着非扭起來不可！全鑽洞吧！”

乙：都鑽回去啦！

甲：也不能都钻，总得留几个站岗的。那一天，当兵的都争着去站岗。

乙：这可是新鲜事儿。

甲：这天夜里，王黑子争取到了头一班岗。他刚上岗，咱们的喇叭又响啦！“蒋军士兵王黑子注意，蒋军士兵王黑子注意！”王黑子吓了一跳：“怎么，喊上我啦？”

乙：到底怎么回事？

甲：他母亲从河南给王黑子来了一封信，寄到前线，让我们替他广播一下，正巧叫他听见了。

乙：可太好了！

甲：信里是这样写的：“黑子吾儿，自从你四八年四月十七被蒋军抓去，为娘日夜挂念在心，不知你现在受着什么苦罪？记得你离家时带走两块红薯，留下一条蓝布汗巾，还说：‘娘，不是儿子不愿尽孝道，只怨官府的心太狠！’这些你都忘记了没有？如今我和你的妻子孩子托毛主席的福，生活得十分美满，望你认清恩人仇人，及早回头，回到为娘的身边来……”

乙：这是母亲的嘱咐！

甲：咱们广播完啦，王黑子直掉眼泪。这时候，狗食排长查哨来啦：“嗨！王黑子，恭喜你，来家信了！”

乙：坏了！

甲：王黑子“哇”的一个立正，（哭咧咧的声调）“报告排长，我……什么也……没听见！”“别他妈装蒜了！告诉你，那是假的！”（仍旧哭咧咧地）“报告排长，是假的。假的我也没听见！”

乙：反正没听见。

甲：“混蛋！你没听见？”“啊……听见啦！听见啦！也是假的。”其实王黑子自己知道是真还是假。他临走的时候，撂下什么东西，说了什么话，只有他娘一个人儿知道。

乙：这假不了。

甲：结果第二天，这班上一点名，少仨人儿。

乙：哪儿去了？

甲：王黑子和另外两个士兵用篮球当浮游工具，过海向我军投诚了。

乙：好！棄暗投明。

甲：王黑子他们一回来，就要求见见解放军的广播员。

乙：见着你们没有？

甲：见着了。跟我们谈了好一会儿。临分手，王黑子说：“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感谢，我要送给你们一个纪念品。”

乙：什么纪念品？

甲：送给我们一个篮球。

乙：篮球哇？

甲：对，就是他抱着过海的那个篮球。所以我们那儿开展球类运动很有条件，打球不用花钱买，经常有人给抱过来。篮球、足球、排球都有。

乙：好嗎！

甲：就是沒有乒乓球。

乙：那么小不頂事儿呵！

甲：再說王黑子，我們把他送到家乡去了。敌人知道这个事儿啦，一想这不行啊！老听广播，都往那边踅跬呀！

乙：是啊！

甲：后来又研究出一条“妙計”来。

乙：什么“妙計”呀？

甲：每人发两团美国棉花。

乙：干嘛？

甲：站崗时候把耳朵全堵上。上崗之前，当官的来检查：“怎么样，堵好了沒有？”“报告！堵好了！”“混蛋！堵好了还听见我說話？使劲往里塞！”

乙：噫！

甲：重新又塞。“这回堵好了沒有？”（作呆若木鸡状）……

乙：怎么不言語啦！

甲：不敢再言語啦！再言語还得往里塞呀！（比手

势装听不見)“去吧，站崗去吧!”你琢磨琢磨，弄俩犍子站崗受了受不了。

乙：純粹是摆設。

甲：可是沒过两天，又出了事啦!

乙：出了什么事?

甲：那天夜里，我們的海上偵察兵去金門抓舌头，到那儿抓了个敌人的軍官。美国軍事顧問气坏了，追問蔣軍司令：“混蛋! 共軍来抓舌头，你为什么不报告?”一級一級，司令問师长，师长問团长，团长問营长……，一直問到哨兵：“混蛋! 共軍来抓舌头，你为什么不报告?”

乙：哨兵怎么說?

甲：哨兵瞪着眼，(作木鸡状)他沒言語。

乙：为什么?

甲：堵着棉花哪!

乙：好嘛，什么都听不見!

甲：美国顧問一想，不行，这棉花用处也不大。又研究出一条妙計来，用炮打我們的广播喇叭。

乙：用炮轰。

甲：蔣軍軍官直說：“顧問先生，不行，打过多少次了，他們照样响。”“什么不行? 集中重炮，給我轰!”

乙：老羞成怒。

甲：敌人冲我們广播站打了一千三百多发炮弹。

美国顧問用观測鏡一看：“頂好，頂好！共軍的广播喇叭被我們打碎了，OK，OK！”他那儿剛要高兴，咱們喇叭又响啦！（唱）“我們祖國領土誰也不准侵犯，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

乙：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

甲：是啊！

乙：咱們的喇叭沒有被打碎。

甲：打碎啦！

乙：怎么又播上啦！

甲：打碎的是假的。真的他还不知道在哪儿哪！

美国顧問竖着耳朵一听：“嗯，你們听听这是什么声音？”蔣軍的官儿們都說：“这个……顧問先生，我們什么也沒听见！”“噢，对的，对的！我也什么都没有听见！”

乙：嘿，都学会了！

甲：我們接着又广播：“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我們一定要把美国强盗从台灣赶出去！”美国顧問又說話了：“你們来听一听，他說我們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这話我一点儿沒有听见！”

乙：好嘛！

甲：蔣軍的官儿們赶紧拍馬屁：“顧問先生，他們說要把你們从台灣赶出去，这話我們也沒有

听见。”说是没听见，可他也听见啦！一想这还不行，后来顾问亲自出马，研究出一条“妙计”来。

乙：又是什么馊主意？

甲：“以广播对广播”。

乙：哦，敌人也建立广播站？

甲：对。他们弄来了一部美国机器，凑了几张破唱片儿，找了一个“广播官儿”。

乙：广播官儿？

甲：嗯，他们就叫“广播官儿”，是个女的，说话就这个味儿：“金门岛忠勇的将士们，今天本广播官儿正式登台上任，首先作个自我介绍，我的官名叫‘喇叭花儿’。”

乙：“喇叭花儿”？

甲：“因为我是从事广播工作的，我是喇叭旁边的一朵大鲜花儿！”

乙：嗨，就别形容啦！

甲：“从今往后，不许你们偷听共军的广播了，都得听我的，如果不听的话，那我就要，那我就要……生气了！”

乙：叫人噁心！

甲：“那我就要把你们送到集中营去！你个挨千刀儿的！”

乙：“挨千刀儿”也出来了！

甲：“告訴你們，我本人是在美國留洋回來的。我在‘美國之音’深造二十多年，我有能耐，能吹會拍……”

乙：能吹會拍？

甲：“不，說錯了，能吹會拉。我是專造謠言，不說人話！”

乙：啊！

甲：“不，本廣播官兒鄭重更正：我不造……我是……謠言……那什麼……是不是人話呀！”

乙：這都是人話嗎？

甲：“本廣播官兒第一次廣播完了。”

乙：什麼呀？就完了。

甲：這時候我們的廣播喇叭又響了：“金門島蔣軍官兵注意，現在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美制U-2型間諜飛機一架，在九月九日侵入我國華東地區上空，當即被我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部隊擊落。美帝國主義這種侵略罪行，已引起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極大憤怒。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乙：揭穿了美帝丑惡面目。

甲：我們剛播到這兒，“喇叭花兒”着急啦！

乙：急了又怎麼樣？

甲：馬上就開開電門：“本廣播官兒答復共軍三點